



心约

陈玉霞 著



心约

陈玉霞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心 约

陈玉霞 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市顺义县板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500 册

*

ISBN7-5059-2137-1

1 • 1508

定价:8.20 元

前言

好几个春秋过去了。

草木往复着黄绿绿黄，月儿循环着阴晴圆缺，日子似乎总是平淡无奇。然而，那一段生活，却始终在我的心中动荡缠绕。我所熟悉的姐妹们连同她们的故事，一如既往地催促着我，叩击着我的笔端，叫我不忘记她们进退的悲欢和人生的滋味。我不得不点起一柱心香，在缭绕的氤氲中默默描述那些轮廓。

好心的朋友告诉我一句箴言：任凭你笔下生花，也写不出一桩真实的爱情；随便你怎样胡乱杜撰什么婚姻故事，也会让人信以为真。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太复杂，太不同了。

我相信。

但我未能停止。我的心和她们相许过，我得为她们诉说。单单她们本身，就够丰富的了，周围的风吹草动亦一再强化着那背景的颜色，成了对比。我终日被牵连着，她们的音容笑貌，她们的喜怒哀乐萦绕着我，她们的挣扎、哀号、韧性的奋斗和无奈的牺牲给了我足够的资源。我不能无视她们的企盼。尽管我不可能将所有的真实做成宏大的画廊，但我们要用几只贝壳标识出她们走过的路径。

写什么呢？当然，是女人和男人，尤其是女人。这两个世界如此不同，但又有重合的地方。单一的地方是淡远，重

合之处是辉煌，各有其妙。我特别侧重了女性，那是因为我内心趋势的热爱与同情。我深深地喜欢她们的活泼开朗、热情奔放；更喜欢她们的善良柔韧、深邃宽容。就连她们在故事里面间或出现的清高矜持、自私好胜也觉得应该给予理解和原谅。南方婚嫁中有这样一个习俗：新婚之夜，要将一只蜡烛从两头点燃，让两个火焰最后燃到一起。无论其原意如何，我个人的感受是：那蜡烛象征的是女人。一头的火焰是感情，一头的火焰是理性。感情流淌着来自心灵的自由呼喊，来自人类本能的对爱和美的追求，那光彩中焕发着浪漫。另一头的火焰，燃烧的是责任伦理，是牺牲精神，是生活给予的不是已和环境逼出来的抉择。两只火焰一起相向燃烧，难怪她们成熟得这么快，苍老得这么快！

这了弥补这悠久的罗网，女人生育了新一代。可是一代又一代下来，有多少人逃出了这两头燃烧的命运呢？

我知道，读者或许对待主人公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庆幸她们终于摆脱了旧式女子的命运，有自己的社会存在价值和人生追寻目标，有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另一方面又为她的犹疑、徘徊、种种牵制和层层障碍而感到遗憾。人们会认为她太约束、太节制，会怀疑她的选择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可是，我的朋友就是这个样子，我无法更改，也不能按时下的某些时髦去杜撰故事。山脉因断层而绵延起伏，河流因峡谷礁石而荡气回肠，人生亦如此。任何一种文明都因节制而臻于完善，任何美感都有不能随意胡来的分寸，节制因其保守而成就了积极。

故事就要开始了，姑娘们将和您见面。您也许喜欢其中的一个或几个，也许一个也不喜欢。我只想说一句话：如果

从母亲、姐妹或女儿这个角度去要求，您一定会为这些人物找到某些可爱之处。

目 录

前言.....	(1)
序曲.....	(1)
第一章	
秋之约.....	(9)
第二章	
冬之约.....	(91)
第三章	
春之约.....	(169)
第四章	
夏之约.....	(247)
尾声.....	(303)

序 曲

舷窗外，阳光灿烂；

机翼下，云卷云舒。

透过舷窗，天慧看到那些陌生的河流、山川、湖泊，感受着异域风光的新奇和就要见到久别挚友的冲动。

机舱内，回旋着美国著名歌星戴丽丝那如泣如诉让人为之心醉神迷的歌声：

为什么相爱却必须分离？

爱是苦涩，

恨是甜蜜，

爱恨绵绵无归期。

为什么相知却不能相依？

来也寂寞，

去也孤独，

来去匆匆难寻觅。

.....

作为中国科技情报赴美考察团的成员，萧天慧将对美国的情报研究机构做为期十五天的考察访问。她承担着国家八五期间的重点科研项目，在全国进行计算机联网试验，同时建立世界上著名的 DIALOG、ORBIT、ESA—IBS 等数据库的终端站。这项工作已进入了尾声，由于任务完成的出色和在研究过程中为国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她被破例吸收为国家考察团成员。

临行之前，她与毛毛通了电话。远隔重洋，毛毛的声音依然那么清新活泼，富有弹力。似乎能够感觉出那个电话间的四壁，在与她的声音一起叮咚作响，仿佛那个清秀雅丽却又机灵精到的小人儿已经站在天慧的面前。

“哎呀，太好了，moniter。太好了，我们大家想死你了，快来，你快点来吧。我们几个人都在，欧阳也在，EFA 组织转到美国来了，我们常常聚会。芳菲的宝贝儿子快过五岁生日了，嗯，漂亮极了，象芳菲，对。还有一个人，嗯哼，你猜猜看，彭雨生？不对，佟老师？不对，猜不着？现在，现在不告诉你，来了你就知道了。还是那么坏？不，比那时候坏多了。不信，你问咱们的小芳菲，他说就毛毛阿姨最坏。坏就坏吧。我们整天在一起念叨你呢，你没打喷嚏？对，不能打，要打那得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得安生，我们几个人轮流着想你，你可受得了？好，好，不饶舌了。哪天到？7024 航班，好的，好的，我们全体去机场。什么什么，我们才不管你们的什么团规团纪，对，我们就是要去接你，接到我这儿来，或者去芳菲的花园洋房更好。我们已经制定好了《萧天慧访美活动计划表》，一切如期实施，保管对你有百分之百的吸引力，

不管它，不管它，OK，机场见，我拿一束紫罗兰，嗯，紫罗兰，bye—bye!”

一转眼，分别五年了，研究生班的生活还象昨天一样历历在目。实际上，天慧同她们，人虽分离了，灵魂却仍然时时在一起，她们的喜怒哀乐牵动着她，她们的衣食住行影响着她们。后来，她们陆续出国，邮路加长，信的周期变大，但是靠着想象她仍然和她们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一种精神上的往来。她们今天到了纽约？明天要去华盛顿？吃了一顿美味的快餐？买了一件漂亮的夹克？那种灵魂的相依相随是时间和空间所无法改变的。

戴丽丝的声音还在机舱内盘旋：

为什么相恋却没有相许？

见也惆怅，

离也痴迷，

天涯海角两凄凄。

.....

飞机在洛杉矶机场降落，慢慢地滑行在跑道上。远远地有一群人，天慧急切地从那里寻找一束紫罗兰，因为距离远，飞机还在滑行，尽管天慧把头使劲抵在窗镜上，仍然只能看到一些模模糊糊的人影儿。

天慧第一个走下舷梯，一双眼睛急切地张望着。她穿一套白色毛料西服套裙，手提绛紫色旅行箱，一束长发拢在脑后辫起辫子又盘上头顶，水晶项链在她修长俊美的脖颈上发

出闪闪灼灼的光。在整个考察团成员都是男性同胞且专家、教授长者为多的队伍里，她是那么耀眼，高贵典雅，超凡脱俗，立刻吸引了众多接机者的目光。

哦，看到了，看到了！那束美丽的紫罗兰，在人群头顶上挥舞。那个穿鲜红风衣的是谢芳菲；那个穿白色茄克衫，蓝色牛仔裤的是毛毛；欧阳呢？哦，那个跑来跑去，寻找着最佳拍摄角度的，就是欧阳啦。

天慧无法控制自己，她感到一颗怦怦乱跳的心就要冲出胸腔。她完全忘记了这是异国的机场；她看不见天空高扬着各国的国旗；她忽略了机场上各种肤色不同国籍黑眼睛蓝眼睛黄头发棕头发的人那惊诧的目光；她甚至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全然不是平日里那个端庄贤淑稳健睿智的东方女性的样子。她把手提箱扔给了团友，向着那一群人跑去，高跟鞋和紧身的一步裙使她跑起来困难重重，但是她顾不了这一切。

噢，你好，你好！

她们不说英语，她们也不说普通话，而是非常急切非常热烈地用杭州话，四川话，哈尔滨话问候着。在这样一个时刻，在这样一种场合，能用自己的方言说几句话，她们感到亲切、温暖，还有一种自豪感。这是一种心灵的默契，只有远离家乡，乡思无限的人才有这种默契，只有久别挚友欣然重逢才能体会这种默契。

四个人抱成了一团，跳着、笑着、捶打着，眼泪情不自禁地流出来。

有一个小男孩跑过来，抱住谢芳菲的腿，用英语大声地叫着：“妈妈，妈妈，还有我呢！”

“这是谁呀？”天慧弯下腰去问，但她马上就明白了，她抱起那个小男孩亲吻着。这孩子长着一头黄发，卷卷的，高高的鼻子蓝蓝的眼睛，使人看一眼，马上就会想到一个英国人。但这孩子的眼神又完全象芳菲，那眼睛圆圆的，盈满一池春水似的晶莹透亮。小男孩使劲地搂住天慧的脖子，用生硬的中国话向天慧说：“欢迎您，天慧阿姨。”

孩子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天慧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一定是她从妈妈和阿姨那里早就熟悉了天慧，也许是由于他跟天慧间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或者什么都不为，就只为天慧是中国人。他将脸紧紧地贴在天慧的脸上，高兴地舞动着左手，一会儿用英语，一会儿用汉语，努力地表现着一个五岁孩子虽然稚气却特别真实的热情。

“现在，你来猜猜我说的那个人是谁？”毛毛有些迫不及待。

“猜不着，一路上我都在猜，但想不起来是何许人也，竟使得你如此神秘兮兮。”此时，天慧哪能静得下心来去猜什么人，她知道，这样一说，保管毛毛就沉不住气了。

“喏，就是他。”毛毛抱住天慧的肩膀，猛地让她的身体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旋转。

巨幅广告牌下，站着一个男人，一米八零的个子，宽宽的肩膀宽宽的额头宽宽的胸，又黑又亮的头发拢起往后梳去，让人疑惑那似乎是一缕缎带，晶莹、闪亮。男人穿一件银灰色的呢料风衣，左手插在风衣的口袋里，右手来回地摩挲着自己的下颏，脸上带着微微的笑，一双眼睛温和、友爱地盯住天慧。

天哪！

天慧认得那一头黑发，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认得那一头黑发。那黑发曾使她羡慕，惊奇如此聪明智慧的大脑又能伴生浓密而光亮、泽润而成型的头发，两奇不可兼得而他俱全。

天慧认得那个微笑，那微笑里有温暖，有关照，有欣赏，有数不清楚说不明白的内容。那微笑曾让她心悸、失眠，曾让她痛苦、烦恼，那微笑始终不曾离开她，那微笑又曾让她看不见、寻不着、想不出，捉不到。

天慧认得那个动作，那个把右手放在下颏上，来回摩挲的动作。每当激动时，他都要重复这个动作，说不清楚那是一种掩饰还是一种流露，是一种压抑还是一种表达。这个动作曾带给天慧无数个愉悦，那愉悦极尽峰巅；这个动作也曾带给天慧无尽的疑惑，让人感觉到那摸挲来摸挲去的下颏，总有些神秘莫测。

南岛，这不是南岛吗？

毛毛说的那个人竟然是他？

这就是她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南岛？这就是那个赶也赶不走，躲也躲不开，爱也爱不了，恨也恨不成的南岛？这就是那个魂也依依，梦也依依，聚也怅怅，离也凄凄的南岛？几年来，他伴她晨起伴她晚眠，融入她的哭她的笑她的幸福她的烦恼；朝朝暮暮，他跟随着她，在计算机房里，在行进的旅途中，在深邃的星空里，在眺望的远山中；她为他买过五张生日贺卡，她把要向他诉说的话满满地记了六个笔记本；她在夏日的黄昏里去寻找日坛公园双进双出的踪影，她在冬天的雪地上去寻找玉溪湖畔相交相绕的足迹……

天慧心里发慌，浑身颤抖。渐渐地，她感到四肢都麻木了。她想迎着那个人走去，但迈不动步子；她想问声您好，可

启不开双唇。世界一片静寂，眼前扑朔迷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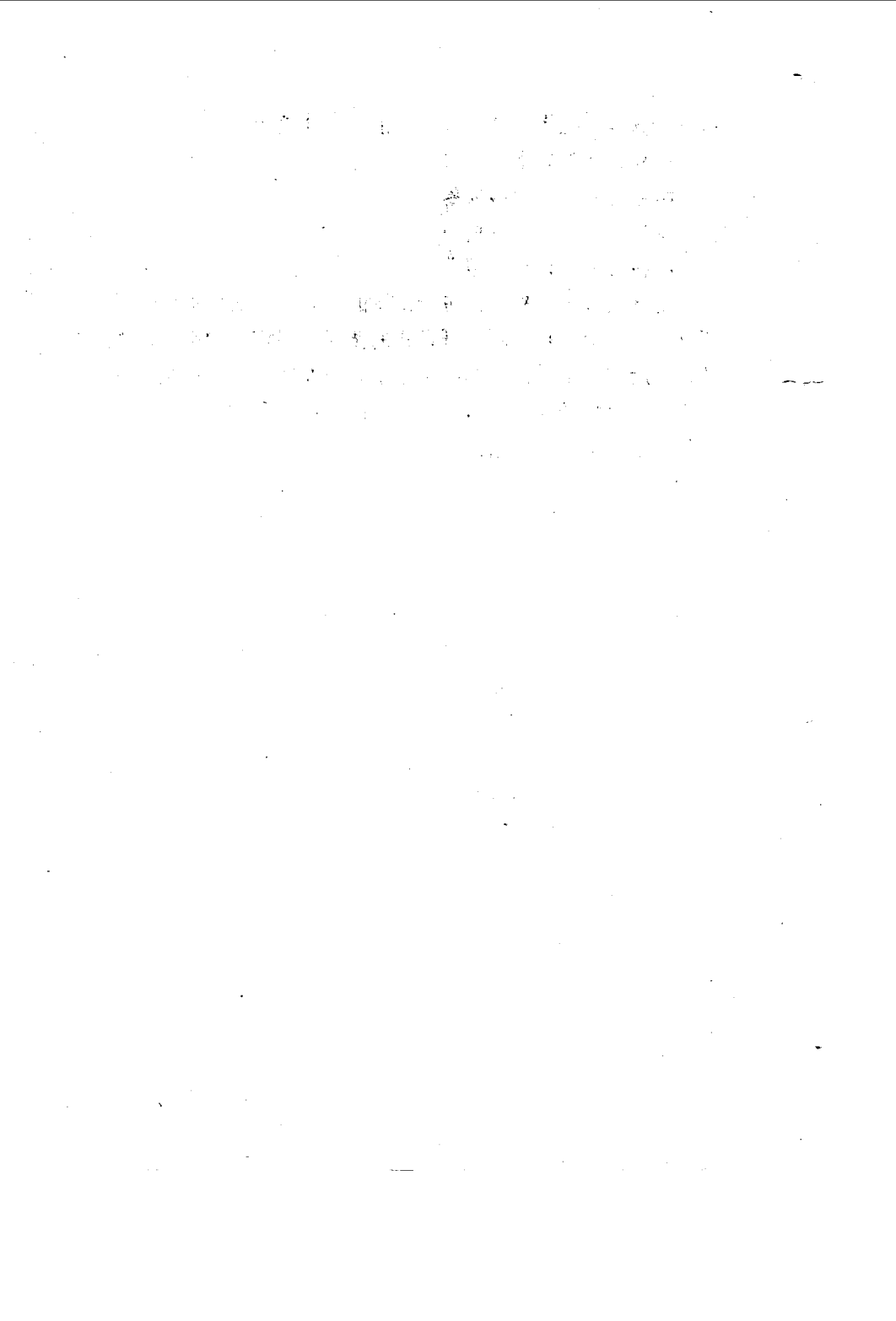
南岛？南岛！南岛。

她在心里轻轻地吟唤着。

南岛：南岛——南岛……

她在心里急切地呼喊着重。

南岛大步走过来，仍带着微微的笑，而且热情地伸出了那双大手，他还是一副大哥哥式的宽厚，名作家的潇洒。但是，最后那几步，他竟然跑起来了，故友重逢的激情最终还是冲决了他那种男人的矜持、名人的伟岸、深不可测的气度和稳健的男子汉的风格。



第一章

秋之約
